



“城市就像梦境，是希望与畏惧建成的。对于一座城市，你所喜欢的不在于七个或是七十个奇景，而在于她对你提出的问题给予的答复。或者在于她能提出迫使你回答的问题，就像底比斯通过斯芬克斯之口提问一样。”意大利作家伊塔洛·卡尔维诺在《看不见的城市》里如是说。

毕业季，你问上海：我是留，还是走？她反问：凭啥留下？为何离开？你默不作声。反正，需要听到答案的，不是她，只是你自己。

### 选择一座城市，安放梦想



■ 怀抱主持梦的董俊媛跳进了电视销售圈

董俊媛很早就醒了，闹钟定在清晨六点，她等不及闹钟响。大学里，闹钟通常只是摆设，她在床上“能赖多久就赖多久。”

可是这天不一样——她第一天上班。

出门前，她又自赏了一番：连衣裙配白西装，端庄正式；马尾扎得很高，显得干练；新高跟鞋细长的锥子跟，完美去除了身上最后一点学生气。

感觉良好。她满意地走进了5月13日上海的阳光里。前一天晚上，她跟在浙江金华的妈妈通电话，特意提到：“明天第一天上班，我们家乡话里‘513’正好是‘我要赚’的谐音。”

妈妈也兴致勃勃地回忆：“我当年第一天开店做生意，是农历十一月十一，赚了11元。工作第一天，就该挑个好日子。”

如果不是跟妈妈学过点销售经验，董俊媛怎么也想不到，会跳进电视销售圈。其实，她想当电视台主持人或电台DJ，“主持梦做了十多年”。

3年前，她从金华考到上海电影艺术学院学主持。她曾一门心思想回家，承认“上海机会更多”，却不得不接受“竞争也更激烈，找主持人岗位太难”；于是想回老家的电台圆梦；但最后忍痛

割爱，选择搁置梦想，留在上海的现实里。

去年下半年，她选修《电视购物主持》，学当购物节目的主持人和嘉宾。经过多次实战演练，多家公司向她抛出了橄榄枝。机会主动找上门，她开始考虑各种可能性。

“电视销售，多少跟电视和媒体有点关系。”

“从妈妈身上学了点销售技巧，配合我的口才，也算‘物尽其用’吧。”

“金华是小城市，发展得再好，跟上海也不是同一个level（等级）。”

“人生不止一种色彩，别吊死在一棵树上。”

董俊媛成功说服了自己，决定“去电视购物圈大展拳脚”。头一天上班，她兴奋地用手机拍下小办公桌，分享到微信朋友圈。

正为“十二星座女主播大赛”而忙得焦头烂额的杜莎，在训练间隙看到同系学妹的微信，心情“有点复杂”，感慨道：“你都找到工作了，我毕业一年，还在待业呢。”

“我们专业几乎人人都做主持梦。”与董俊媛不同，杜莎一年前毕业时，选择坚持梦想。

问起最近一年，她轻描淡写：“一路走来有许

多困难。”却不细说究竟有多难。

“老师和朋友给了我很多帮助”——杜莎忙着参加主持人比赛，讲类似的漂亮话。她间或担任商业主持，基本每月能接到活。凭借不稳定的收入和稳定的父母资助，她留在了上海。最近还报名母校“专升本”，打算再读三年主持专业。

“今晚睡不着。如果能力强，留下其实不难。”杜莎在朋友圈留言。她和董俊媛都明白，“大城市机会多、平台广”，但她不愿为“梦想的城市”放弃“梦想的工作”。要二者兼得，只能拼命提高能力。

只是，坚定如她，也考虑过回乡发展。“偶尔晚上会想想。”也许，“睡不着”的时刻，就是她口中的“晚上”吧。

第一天下班，董俊媛特意买了个蛋糕。“庆祝一下，希望以后每天都像今天一样顺利。”这天，部门领导热心请吃饭欢迎她；同事间不生分，善意地跟她开玩笑；她还“准时下了班”。对这份本不理想的工作，她很满意。

当晚，她做了个梦，梦见“小玫红开得特别漂亮”。“小玫红”是董俊媛在毕业汇报演出时，学弟学妹献上一束花。那场演出，她是主持人。

### 停留一座城市，因为有家

海很难适应，不太现实。亲戚们都在成都，家乡的人脉也更广。”

“七年之痒”，是付文力眼中，自己和上海的关系。由于父亲是援藏干部，她7年前考入了上海一所高中的西藏班。即将大学毕业，这个“长期漂泊在外”的独生女，终于有机会返乡。“希望父母老的时候，有我陪在身旁。”因多年求学而留有空白的天伦之乐，付文力想尽量填补。

大四上学期，她专心致志待在成都，“面试各种公司”。如果拿到上海的offer，她都会第一时间询问“能否提供成都分公司的职位”；否则拒绝。

陈梦璐也和付文力一样，求职“地域目标性”极强。她本来以为公司的主要业务在上海，孰料最后得到的市场营销职位，却要往广州工作。

“只好勉强接受。”陈梦璐无奈地说。如果论述“更喜欢上海的理由”，她一口气能列十多条：“从上海回余姚，车程只要2个半小时；从广州出发，就算坐飞机，算上两边去机场的时间，也要大半天。”

“我感觉上海的治安比广州好。”所以她宁愿多花点钱买机票，也不敢单独坐火车回家。

“上海的城市文化，比广州更适合我。”对广州，她的印象停留在“人人都是‘大吃货’”与“冬天气候温暖”。而对上海，她找不到确切的词语来形容，“反正，我就是更喜欢上海。”

“上海本地人的根在上海，亲戚、朋友、家人都在上海。如果没有遇到特殊情况，为啥轻易去那根？对应届生来说，去到人际交往和生活习惯都变

化很大的全新环境，肯定不利。”毕业于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科学专业的陶华(化名)就是自己口中所说的“本地人”。他身边95%的上海人，在选择职业时“根本不考虑外地城市”，他也不例外。

陈梦璐的看法与陶华相同，而她的“安土重迁”情怀，范围更广：“我发现，江浙沪学生都不愿离开家乡。”这算不算“逃离北上广”的一股逆潮？

“首先，江浙沪一带条件好，发展机会多；其次，初入职场的年轻人都讲究人脉，能留在有父母关系的城市，肯定比自己从头打拼来得轻松；再者，相比起那些要为买房发愁的外来者，本地毕业生无形中就有一种地域优越感。”全国人大代表曹可凡曾在博客上撰文分析，“别忘了‘逃离北上广’的主体是‘非北上广本地生源’。”

白日焰火，别离如笙箫在浅浅低吟——

# 告别象牙塔，下一站去哪？

陈曦（复旦大学）



■ 董俊媛选择暂时搁置梦想，留在上海



■ 陈梦璐“路过”广州，期待早日回上海工作



■ 付文力决定离沪，回家乡成都发展

也有人，因为爱一个人，而爱上一座城。

上海海洋大学毕业生毕贵庆，就为心爱的女孩放弃了北京的工作岗位，回到上海。他在兰州出生、成长，在上海读大学，遇到心上人，在北京实习——最后，他选择的城市是上海。

两人是校友。他们的爱情故事有些平淡。“他毕业，她大三；她是江苏人，将来肯定留沪；他是甘肃人，不知未来在哪；他喜欢她，她不接受异地恋；他去北京实习，后来回到上海，为了爱。”

但故事中的纠结与彷徨，何止三言两语。

“去北京，回上海，都是瞬间的决定。”毕贵庆回忆。升大四前找实习单位，被两家公司拒绝后，接到了北京一家企业的邀约。“如果面试失败就当是旅游嘛。”他“脑子一热”，第二天订火车票，第三天就到了北京，几天后开始实习。

“领导很照顾实习生，公司还提供住宿，薪水也挺高。”本想“去镀镀金”的毕贵庆，被公司氛围

吸引，想留下，但喜欢的女孩远在南方。

“工作压力大，有绩效考核任务，经常加班到深夜。回到宿舍，女友已睡，电话也打不了；抽空给她发短信，也找不到什么话题。”毕贵庆开始意识到异地恋的艰辛与危机。他拼命工作，暂时不去想去留问题，但隐约感觉，必须尽快做出抉择。

大四还有考试，他不得不到学校。期末考试前，他再次“脑子一热”，交了辞职信。在电脑上打完最后一个字，感觉“浑身轻松”。

如今，他“还在挑工作”。“不是找不到，是前一次台阶太高。”他尽量“保持乐观”。

爱情，让一些人留下，也带另一些人离开。同济大学的马丽(化名)已经开始收拾行李，“6月底毕业证到手，第二天就走。”

4年前，男友送她来上海，帮她安顿好一切，才登上回南昌的火车。马丽没想到，此后每个月，她都要在这趟从上海南站出发、历经11小时才

到南昌的K1185次列车上度过两天；有时候她背书包，在车里复习迎考；有时候连包也不背，就提一个塑料袋，装两袋方便面和一袋瓜子。

“看过《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》吗？我就像阮莞，风雨无阻地赶‘爱的列车’。”马丽苦笑。小说里，阮莞的爱情夭折于距离。马丽有时也怀疑，自己的爱情会不会是同样结局。“可能我们只是习惯了彼此，才坚持下来。”

“毕业”是异地恋的敏感话题。马丽没表态，男友在QQ签名里写“很怕有一天你从上海回来，我已经不认识你”。

“我能不回去吗？”马丽有些无奈。她不留恋上海，也不指望在此闯出多大名堂。她不舒服的是，“在漫长的异地恋中，一直觉得只有自己在付出”。

南昌有家人，有他，但看不到清晰的未来。“万一哪天分手了，我或许还会回上海。”她自嘲，随即又“吓吓”两声，“干嘛没事咒自己？”

### 路过一座城市，先练“内功”

纵使再不喜欢广州，陈梦璐也还是为喜欢的工作让步。在广州，她不能也不想落户，“反正将来还要回上海，拿个集体户口就好”。公司对外地员工照顾备至，到广州第一个月，能报销当月高级酒店的住宿费，“等我过去以后，再慢慢考虑租房”；工资也不低，生活品质有基本保障，“刚踏入社会，不应该过多考虑钱的问题。”

然而，广州注定是被陈梦璐“路过”的城市，她不喜欢回家时间太长，不止一次在微信上“咆哮”：“上海与广州居然没通高铁！这科学吗！”

目前，她定位清晰，就是提升自我，先练“内功”。从名企底层做起，希望每一步都走得踏实，

至少，不枉自己暂离最爱的上海。

“上海高校的外地学生，面前其实只有两个选择”，本地人陶华分析，“选项A，先留在上海打拼几年，不行再回去；选项B，直接回家，可能还会回来——B比A难得多。”网友“格子左左”的意见相似：“毕业留在这里还算‘非上海生源应届毕业生’，返乡后再来，就是‘外来农民工’了。”

陶华有个朋友，在上海高校学计算机，曾拒绝多家企业邀约，追随女友去了安徽的小城市。在异乡，他“做过各种行业，却总融不进核心圈”。“到一个新地方，尤其是小地方，往往‘人情色彩’很浓，当地人不愿接纳外来人，垄断了很多资

### 定居一座城市，面对现实

“如果只是路过一座城市，可以当旅途小憩，不过是为一片风景而驻足；如果定居一座城市，此地风光，倒成了不那么重要的因素。”——付文力给室友的毕业留言，写在一张以埃菲尔铁塔为背景的信纸上，巴黎的万家灯火在塔后闪烁。

浦江灯火同繁星错落。有人喜欢，有人不。刘可(化名)起初对上海满怀憧憬。在老家贵州读高三时，她看了郭敬明的小说，心向往之；现在从同济大学社会学专业毕业，她看了师兄刘跃3年前拍的微电影《我们毕业在上海》，对上海的感觉，已经“说不清楚”。

“古人追求‘衣锦还乡’，现在其实也是；乡亲都知道我考来了上海，毕业再跑回去，爸妈会很没面子。”刘可不愿说出老家的名字，只说“那是很穷的山区，穷到你不曾听说过”。她不愿回去，也“不能回去”。

所以她定了一整套“留沪计划”。“从最新公布的《进沪就业评分方法》来看，本科毕业生要想

落户上海，概率极低。”文件还规定了“稀缺专业人才可额外加分”，可社会学显然不够“稀缺”。

“只能读博，听说博士的机会大些。”但她又觉得毕业后还靠爸妈的钱进修，“做不出”。所以她同时也在找工作。自去年12月起，她的QQ状态就只有一个字，“忙”。

刘可最近正忙着找房。“中山公园附近，两居室月租不到4000元，合算吗？”夜里两点，她在微信朋友圈里问。

付文力意识到“留在上海会很累”，所以选择回成都。“成都是中西部高速发展的城市，很需要人才，个人发展空间比较大。我在成都有家人，在上海有朋友，现在城市之间的交流很方便，即使我在成都，也可能随时需要上海的援助，这里的资源不能轻易浪费。”

“我喜欢跟一个城市同步前进，而不是一直追赶它。”她的就业去向已明，“去四川电视台或《华西都市报》。”

陶华的选择有些与众不同，他家住市中心长宁区，却在青浦上班、租房住。“从市区到郊区，不算另一种‘逃离上海’？”他认为，郊区隐藏着更多商机。“晚上想叫份外卖都没有，饿得要死。配套设施还不完善，有那么多商品房在建，人口导入区有多少商机啊！”

学海洋科学、当过实习记者、最后入职银行的陶华自嘲“开荒者”，坚定不移地留守“节奏慢、竞争小”的上海郊区，期待“脱颖而出”。

而迷茫者如毕贵庆，既觉得上海“才是追求上进的地方”；又发现家乡兰州“空气质量变好了”，发展机会也不小；还要兼顾爱情。学长劝他多研究《留沪办法》，他打算先办居住证，“户籍肯定没戏”；聊起房子，他回复“又讲伤心事”。然而现实就在那里，不来不去。

“唉，有时候想，找个上海男人嫁了，最省事。”一心留沪的刘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

